

【台湾】诸葛青云

武侠小说大系



霹靂蔷薇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霹雳蔷薇

诸葛青云 著

责任编辑：王 雨 马小驹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8.875 插页：8

字数：90.9 千字 印数：20001—25000

ISBN7—5404—1123—6

I·905 全套〈一、二、三、四〉定价：49.20 元

厂址：长沙县高桥镇 邮编：410145

细将风教入章回

诸君多雲

从小跟随家长，足迹流转国内。就学于北平、上海等地时，便嗜读“武侠小说”成痴，还珠的“蜀山”、“青城”，朱贞木的“罗刹夫人”、“七杀碑”，郑证因的“鹰爪王”，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平江不肖生的“火烧红莲寺”，赵焕亭的“洪扬豪侠传”，王度庐的“鹤惊昆仑”等名著，都看得我神游其中，废寝忘食，甚至掩卷都能背诵！

等到了台湾，大学毕业，充任公务员时，因欲寻找副业，弥补微薄薪资，遂受友人暨出版社怂恿，仗国学修养、地理知识，暨腹中“武侠存货”，试为“侠稗”写作，冀能“煮字疗饥”！

有意栽花，花多难发；无心插柳，柳竟成荫？谁料得到起初仅想辛苦笔耕、略助浇裹的“副业”，竟成为谬获众嗜、欲罢不能、无法甩脱的“专业”，成为“相当累”，但也“相当有趣”，多交了海内外无数“知音朋友”的专门“爬格子动物”！

星、马的“星洲日报”、“南洋商报”、“通报”、“新明日报”，泰国的“星暹”、“京华”，香港的“成报”、“快报”、“新报”、“星岛”、“工商”、“华侨”，日本、韩国以及菲、美的“侨报”，加上台湾本土的各家报刊，同时都有“连载”。我几乎日撰万言，要写十个长篇以上，才略堪应付！这一篇，正在卿卿我我，妾意郎情；那一篇，却剑底飞魂，刀头舔血，情绪要不停转变，汗水要不停滴落，手脑要不停劳动思索。这工作，有“荣誉感”，也有“空虚感”！换言之，这种“消耗心力，娱乐

别人”的“特殊职业”，是乐事，也是“苦事”!!!

同文中，着实有几位老友，都是“超超好手”！金庸的“深厚学识”，古龙的“新颖才华”，卧龙生的“沉美笔力”，高阳的“丰特史眼”，都是足令我倾心拜手，深愿“尊之为师”、“敬之为友”的！

可惜，金庸住得远，港台非迤，海天相隔，致疏亲近；古龙和高阳，又谪期已满，先弃“红尘”；只有一位“卧龙生”（牛鹤亭兄），和我彼此所居，近才数里，可以常相往还。说也有趣，“诸葛”、“卧龙”，关系本妙，一个是“出山之龙”，一个是“在山之龙”，只不知两岸的“出版社”与“读者”中，有没有肯“三顾茅庐”，赏我们饭吃，要我们“六出岐山”，“七擒孟获”，为他“鞠躬尽瘁”而已？

卧龙生迁移新居，写副“对联”，送他补壁，彼此的关系、成就，以及抱负，于其中略见端倪，录供知音一粲!!!

“铸侠骨，状奇行，与君以玄思妙想齐名，各有声华惊海宇！”

振黄魂，扶正气，劝人持大孝精忠立世，细将风教入章回！”

目 录

楔子	(1)
第 一 章 花残月缺	(3)
第 二 章 海枯石烂	(28)
第 三 章 迭起风波	(46)
第 四 章 终南死谷	(67)
第 五 章 青骢一现	(84)
第 六 章 江湖多事	(108)
第 七 章 空山妙语	(130)
第 八 章 啼笑皆非	(162)
第 九 章 疑云重重	(193)
第 十 章 心如蛇蝎	(222)
第 十 一 章 千钧一发	(256)
第 十 二 章 棺中奇遇	(280)
第 十 三 章 变幻莫测	(315)
第 十 四 章 寒冰塑像	(348)
第 十 五 章 阅墙之争	(381)
第 十 六 章 无限风波	(412)
第 十 七 章 伊人何处	(440)
第 十 八 章 是缘是孽	(474)

第十九章	功力转注	(497)
第二十章	情孽纠缠	(532)
第二十一章	同归正果	(547)
第二十二章	五年之约	(581)
第二十三章	祁连践约	(611)
第二十四章	昆仑之巅	(639)
第二十五章	香消玉殒	(660)
第二十六章	震天大会	(690)
第二十七章	初试神功	(729)
第二十八章	明争暗斗	(755)
第二十九章	终南三煞	(793)
第三十章	寂寞之歌	(828)
第三十一章	妙计阻敌	(847)
第三十二章	广寒洞府	(877)
第三十三章	理忧居士	(915)
第三十四章	巫山作客	(942)
第三十五章	百毒美人	(969)
第三十六章	寂天生变	(994)
第三十七章	人争兽搏	(1024)
第三十八章	舐犊情深	(1054)
第三十九章	意外奇遇	(1084)
第四十章	反祸为福	(1109)
第四十一章	终南大会	(1135)
第四十二章	乾天霹雳	(1175)

楔 子

天会老？地会荒？

花会残？月会缺？

海会枯？石会烂？

每三个字以后，全是一个问号？但下面不同了，八个字以后，竟是一个惊叹号！

“致爱纯情不会磨灭！”

这是什么？这是一方墓碑！——一方形如令箭、高才尺许的小小墓碑——一方矗立在一座小巧玲珑、抔土二尺的小坟头前的墓碑。

坟前、坟后、坟左、坟右——也就是除了这方墓碑以外的小坟周围，栽着七株蔷薇花，是从哪里觅来的奇异品种？七株七彩，人世罕闻，色呈红、黄、蓝、白、青、橙、紫。

坟头太小，其中埋的是人？不是！埋的是兽？也不是。只是半朵花——半朵嵌在石匣之中、精工巧手所雕凿的“紫玉蔷薇”。

休看轻这一座蔷薇坟，它的声名，几乎远盖当世武林的八大门派。

蔷薇坟地在岷山金玉谷底，据传说，凡属武林儿女，只要彼此真诚相爱，环境却加阻隔，难圆夙愿，便可设法双双同到蔷薇坟前，献上两朵蔷薇鲜花，低声诵念坟前碑文，即能获得神奇愿

力，从此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终于鸳鸯梦遂，金玉盟谐，有情人得成眷属。

但成双成对的青年男女，只要一到岷山回头峰前，便会遭遇各种意想不到的障碍阻挠，极少有人能克服万难，越回头峰、度扞心壑，而进入金玉谷中，在蔷薇坟前供奉鲜花、低诵经文，获得使月终圆、使花终好、使人终合的神奇愿力。

为什么？这是不是默默上苍不容人轻易称心如愿？一定要在事前加以种种磨折，使经过刻苦奋斗方始获得的爱情果实，更香！更美！

九十春光已逝，如今正是芙蓉红沼、薜荔绿墙的初夏季节。夜，好静，好沉，尤其好闷。

蓦然间，黑云掩月，金蛇掣空，豆粒大的急骤雨点，笼罩了整座岷山。

风狂得慑人！雨大得慑人！并在风狂雨大之中，不时震响着慑人的霹雳。

第一章 花残月缺

倒转银河，斜鞭紫电，狂飚乱卷，天鼓频挝，在这样的风雨之下，岷山似乎被苍天的震怒所惊，让那沉重漆黑的夜幕，把它紧紧覆盖，只有震耳欲聋的横空霹雳带来的奇亮电光，才会偶然把岷山所披的这件神秘外衣轻轻掀开一角。

风狂吼，雨狂倾，电狂闪，雷狂鸣，在这样的情景之下，这样的浓夜之中，回头峰后，扪心掣底，金玉谷中，蔷薇坟前，这亘古以来便少人迹的地方，居然有人发出一声悠长的叹息！

叹息之声虽然轻微，但其中却似含蕴着不知多么沉重的愁苦、忧伤和怨毒之意？

如此深夜，如此风雨，是谁在这象征着“至爱纯情”的蔷薇坟前，发出如此愁苦、忧伤的沉痛叹息？

突然，又是一声震天霹雳击下，电光耀目疾闪，蔷薇坟前竟孤独地伫立着一个体态绝美的玄衫少女！

风雨，湿透了她的单衣，却掩不住她动人的丰姿和窈窕的体态。但电光过于短暂，而玄衫女子的脸上又自额间垂下一幅细纱，以致无法得见她的庐山面目。

短暂的电光闪后，是一片短暂的沉默，跟着第二声霹雳击下，第二道电光闪起，玄衫女子动人的娇躯竟起了一阵剧烈颤抖，银牙微咬，莲步轻移，往那代表神秘灵奇的蔷薇坟前走近两步，两

只手掌，渐往胸前合什。

这时，风声转弱，雨势渐收，但蔷薇坟后的沉沉暗影之中，却发出一个苍凉低沉的人声说道：“来人止步，你有两般规定未合，不准到蔷薇坟前瞻拜诉愿！”

玄衫女子闻言，愕然却步凝立，两道炯炯的眼神，似乎透出面纱，注向蔷薇坟后的沉沉暗影。

暗影中的苍凉人声又复说道：“第一，你似乎未带蔷薇鲜花在坟前供献？……”

玄衫女子的娇躯不禁又是一震，暗舒左掌，瞥眼偷窥，她掌中握着的一朵蔷薇残花，花瓣均已散乱零落，并枯萎得成了紫黑之色。

苍凉的人声是在坟后发出，自然未曾注意到玄衫女子的这些细微动作，继续以低沉的口音道：“第二，凡属来这蔷薇坟前诉愿之人，必需是至爱纯情、成双成对的武林儿女，你独身来此……”

话音未了，一连声的悲凄苦笑，突然发自伫立蔷薇坟前的玄衫女子口中，宛如空山鹃泣、巫峡猿啼，令人闻之心酸。

暗影中的苍凉人声，也被这玄衫女子苦笑得有些莫名其妙起来，讶然问道：“你如此苦笑，究竟是何用意？”

玄衫女子突然自面纱之内垂落两行珠泪，但立时借着整理鬓间乱发暗地拭去，反向蔷薇坟后暗影中人冷冷问道：“你能不能代表这座蔷薇坟与我答话？”

暗影之中的苍凉人声咦了一声，接口答道：“我是‘蔷薇使者’，守护蔷薇坟，掌管‘蔷薇诉愿’，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怎会不能代表蔷薇坟与你答话？”

玄衫女子银牙微挫，低低哼了一声说道：“三年以前，我与心上人，不辞千里、历尽艰苦地远上岷山，越回头峰，度扞心壑，

穿金玉谷，来到这蔷薇坟前，恭献了两朵蔷薇鲜花，同声低诵碑文，祈求神奇愿力，使我们之间排除万难，得谐永好……”

暗影中的苍凉人声听到此处，插口说道：“守护蔷薇坟的蔷薇使者共有三人，每三年轮值一次，你上次来时，应在第二蔷薇使者的值勤期间，我是第三蔷薇使者……”

玄衫女子不等对方话毕，又复说道：“谁知蔷薇坟的神奇愿力却徒具虚名？我们未曾来此以前，彼此倒还誓海盟山，两心如一。但来此祈求愿力以后，心上人变作负心人，居然盟誓成虚，移情别恋，使我月缺花残，碎心铸恨！”

暗影中的苍凉人声仿佛有些不信，发话问道：“你所说可是实情？怎么月缺花残……”

玄衫女子又是一阵凄声厉笑，打断对方话题，伸手把自己脸上所覆的面纱，一揭而起。

此时风雨已停，彤云尽散，星月光映照之下，只见这玄衫女子的年龄约莫二十三，右半边面颊如花似玉、娇艳无伦，但左半边面颊却满布紫黑疤痕、丑如鬼怪。

玄衫女子重又松落面纱，幽幽长叹一声，咬牙说道：“自称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蔷薇使者’，我要向你请教，我被当年同在这蔷薇坟前献花诉愿之人害成如此光景，是不是月缺花残？是不是碎心铸恨？故而今夜在疾雷闪电、狂风暴雨之下，重来蔷薇坟前，就是要毁却这座根本蠢蠢无灵的妖坟，免得再复害煞多少跋涉万水千山、抱着满怀希望来此献花诉愿的武林痴情儿女！”

话完，双掌当胸，合什一拜，一股奇强无比的劲气罡风，便自照准蔷薇坟头，疾卷而出。

玄衫女子内家真力所化的劲气狂飏刚刚出手，蔷薇坟后也复吹来一阵微风，但这阵微风虽然平淡无奇，却似隐蕴着一种极其祥和的无比威力，未使玄衫女子感受丝毫震荡，便将她所发的看

来颇为凌厉的劲气狂飏，轻轻化去。

玄衫女子也是当今武林八大门派之中的一流好手，生平纵横江湖，尚未见过如此神奇的武学。方自微愕却步，蔷薇坟后沉沉暗影中的“蔷薇使者”也诧然发话说道：“蔷薇愿力不会无灵，蔷薇坟岂容轻毁？你方才所用的‘般禅掌’已达九成火候，莫非是罗浮派掌门人‘冰心神尼’的俗家师妹‘凌波玉女’柴无垢么？”

玄衫女子被“蔷薇使者”从所施的“般禅掌”上一言道破身份，不由颇为钦服对方眼力之强，知识之广。银牙微咬，恨恨说道：“柴无垢痴情铸恨，落得这般光景，不仅本身蒙垢，连罗浮派均觉貽羞，你还吹嘘什么蔷薇愿力？”

话音了处，伤心怒火又腾，再度凝气调元，觑定蔷薇坟头，欲待举掌全力击出。

“蔷薇使者”见状，在暗影中沉声发话说道：“柴无垢，你切莫恃技骄狂，自寻无趣；等我问完事实，倘若蔷薇愿力真个无灵，这座蔷薇坟，由我召集三位蔷薇使者，自行毁去就是！”

“凌波玉女”柴无垢自“蔷薇使者”以一阵祥和微风，在无形中化去自己傲视江湖的“般禅掌力”一事之上，早看出对方武学神奇，高到不可思议地步。闻言遂收掌不发，扬声答道：“你要问便问，柴无垢知无不言，言无不实。”

“蔷薇使者”问道：“三年前你与何人同到这蔷薇坟前，献花诉愿？”

柴无垢略一迟疑，低声答道：“‘龙飞剑客’司徒畏。”

“蔷薇使者”诧然说道：“‘龙飞剑客’司徒畏是‘点苍三剑’之一，当代武林八大门派之中，互有嫌隙，点苍、罗浮两派，结怨尤深，你既是罗浮派掌门人冰心神尼的俗家师妹，怎会又与点苍派主要人物中的‘龙飞剑客’司徒畏两情相洽？”

柴无垢愤然答道：“就因为司徒畏与我两意相投，而罗浮、点

苍两派又势如水火，才不辞万水千山，来这蔷薇坟前，献花诉愿。司徒畏在金玉谷外摘了三朵蔷薇鲜花，各持一朵，献在坟前，另一朵则由司徒畏替我插在衣襟之上。”

“蔷薇使者”听得低声赞叹说道：“这段故事真够美丽，足令人荡气回肠。”

“凌波玉女”柴无垢银牙微咬，举袖拭去自黑纱面罩之内滚落腮边的点点泪珠，恨声说道：“你说得不错，但美丽的背后是凄凉，荡气回肠的结果是不堪回首！司徒畏插在我衣襟上的那朵蔷薇花，虽已萎残变色，仍为我仔细珍藏，而我却被他用‘紫焰神砂’把容颜毁到这般地步。”

说完，情思难禁，娇躯又是一阵剧烈抖颤，愤然拈起左掌中那朵已成紫黑色的蔷薇残花，一瓣一瓣地细细撕碎。

雷雨虽歇，山风犹劲，“凌波玉女”柴无垢手中的蔷薇碎瓣，一丝一丝地随风飘扬，颊上则不断滚落泪珠，弄得她那件为风雨所湿、刚刚略见回干的玄色长衫胸前，又是一片模糊泪渍。

“蔷薇使者”也暂时默默无声，蔷薇坟前，形成一刹那的凄凉沉寂。

“凌波玉女”柴无垢抛去手中最后一朵蔷薇碎瓣，目注蔷薇坟后的沉沉暗影，冷然问道：“蔷薇使者，我的话已讲完，月缺难圆，花残莫续！己身既然铸恨，何必再贻害后人？这座蔷薇坟，究竟是由你来毁？还是由我来毁？”

“蔷薇使者”闻言，又复沉默片刻，缓缓答道：“你三年以前，来此诉愿，结果不但无灵，反而铸恨，则这蔷薇坟委实该毁。但你能不能把毁坟之举，再复延缓三年？”

柴无垢愕然问道：“你既认为应该毁坟，则何必要延缓三年作甚？”

“蔷薇使者”答道：“我想延缓三年时光，是要调查你与‘龙

飞剑客’司徒畏这段情孽纠缠的详细因果。倘若司徒畏当日与你
在蔷薇坟前诉愿之时毫无别意，确系真情，中途负心，又无其他
因素，则三年后此日，由我们蔷薇三使者邀集武林八大门派掌门
人，共毁此坟。否则，蔷薇三使者一向愿花常好，愿月常圆，愿
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誓以此项愿力，为你与‘龙飞剑客’司徒
畏排除万难，务使缺月重圆，残花再好，并希望你们能在这蔷薇
坟前缔结良缘，把罗浮、点苍两派的积怨深仇，也因此而化成一
团祥和之气。”

“蔷薇使者”的这一番话，委实充满悲天悯人的无边愿力，听
得那位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怀着满腔激愤奇哀，盛怒而来的
“凌波玉女”柴无垢，心头魔障渐消，灵明渐朗，不由自主地跪在
蔷薇坟前，合掌当胸膜拜不已。

“蔷薇使者”知道这是柴无垢明心见性的表现，故而由她在坟
前膜拜，只是微叹一声说道：“女孩儿家天性爱美，你容貌被点苍
派独门暗器‘紫焰神砂’所毁，可能连罗浮山都不敢回，怕见你
的掌门师妹。”

“凌波玉女”柴无垢被“蔷薇使者”道中胸怀，不由幽幽一叹，
但“蔷薇使者”又复说道：“故而我第一件事，便拟为你先复容貌
……”

柴无垢缓缓自蔷薇坟前站起身形，摇头苦笑说道：“点苍派的
‘紫焰神砂’，向称点苍山步虚道观镇观四宝之一，中含七种奇毒，
厉害绝伦。据‘商山隐叟’赛韩康说，我虽然得他妙药疗治，死
里逃生，但左颊伤疤，却非用东海‘千年芝液’及大雪山‘朱红
雪莲’两种武林圣药配合调敷，否则无法复原。这两种罕世灵药，
一种生长在素与我师妹冰心神尼不大和谐的雪山派掌门人‘冰魄
神君’申屠亥所居的玄冰原中，另一种则在潜修东海、向不与世
人往还的一钵神僧卓锡的钓鳌礁上，却教我怎生……”

“蔷薇使者”听到此处，哦了一声，截断柴无垢语音说道：“原来你受伤以后，曾经求治于当世医道第一的赛韩康？他说得对，这两桩灵药委实珍贵，稀世难求。但大雪山‘冰魄神君’申屠亥与我尚有渊源，东海一钵神僧也或可打打交道，我既发愿力，何辞东海西陲？你在今年的九九重阳，到商山天心坪的赛韩康居处，听我好音便是！”

“凌波玉女”柴无垢喜心翻倒，兼之感激无穷，望坟再拜，然后回身举步，玄衫飘飘，刹那之间，便自隐入金玉谷内。

蔷薇坟后的“蔷薇使者”见柴无垢去后，微叹一声，渐次自那沉沉暗影之中举步走出。

星光隐约，蟾彩依稀，就在刚见坟后飘起一角灰袍，尚未看出这位愿花长好、愿月长圆、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蔷薇使者”的面目形相之时，突听他咦了一声，身形又复退隐入那沉沉暗影之中，讶然自语说道：“怎的又有人来？今夜我这蔷薇使者的生意倒是蛮好。”

果然，略过片刻，一条黑影自金玉谷中闪出，接连几纵，便到达蔷薇坟前，轻功身法，似较刚刚离去不久的“凌波玉女”柴无垢，稍稍逊色，但也算得上是上乘路数，只不过火候微差而已。

来人向坟前缓步走出，危崖暗影，星月微光照耀之下，竟是一个约十七八岁，猿臂蜂腰，剑眉星目，相貌身材均极其英挺，青衫飘拂的俊美少年。他双手捧着一朵紫色蔷薇鲜花，恭恭敬敬地献在坟前，但并未拜倒，只是微一抱拳，便目注蔷薇坟前那方形如令箭、高才尺许的小小墓碑，照着碑文，低声诵念道：“天会老？地会荒？花会残？月会缺？……”

低诵至此，坟后暗影中的“蔷薇使者”便即发话说道：“少年人莫诵碑文，蔷薇坟自今夜开始，暂时封锁三年，在此期间，不赋蔷薇愿力！”

青衣少年闻声微愕，目光凝注坟后暗影问道：“尊驾何人？”

“蔷薇使者”答道：“我是掌管这蔷薇坟一切事务的蔷薇使者。”

青衣少年闻言，一声冷笑，继续低诵着蔷薇坟前的碑文道：“……海会枯？石会烂？至爱纯情不会磨灭！”

“蔷薇使者”见这青衣少年根本漠视自己所说，不由诧异问道：“我已告知你，这蔷薇坟在三年以内暂停赋予蔷薇愿力，你还诵那碑文作甚？”

青衣少年冷冷反向“蔷薇使者”问道：“这蔷薇坟暂时封锁之事，你可曾昭告武林？”

“蔷薇使者”想不到对方有此一问，只得应声答道：“不曾。”

青衣少年又复问道：“你可曾在回头峰上，扪心掣口，金玉谷中，悬牌相示？”

“蔷薇使者”默然不答，青衣少年道：“你一未昭告，二未悬牌，则我不辞千里远来，自然应有在蔷薇坟前恭献鲜花、低诵碑文的诉愿之权。并且，除非你自认这座蔷薇坟虚幻无灵，否则便应该如同传说一般，赋予我蔷薇愿力。”

“蔷薇使者”居然被这神情高傲、语利于刀的青衣少年辩得几乎无语可答。微一沉吟，缓缓说道：“就算如此，你依然难获蔷薇愿力，因为你与蔷薇坟的规定未尽副合。”

青衣少年讶然抬头问道：“我已献过鲜花，诵过碑文……”

“蔷薇使者”接口说道：“到这蔷薇坟前诉愿之人，一定要是互相至爱纯情、成双成对的武林儿女……”

青衣少年不等“蔷薇使者”说完，便即仰首长空，发出一阵纵声狂笑。

“蔷薇使者”对这位少年人简直有点头痛，沉声问道：“少年人，为何发笑？”

青衣少年两条剑眉往上一轩，目中闪射奇光，又复反向“蔷

薇使者”问道：“蔷薇使者，你到底讲不讲理？”

“蔷薇使者”如今业已深知这位少年人物强傲难缠，遂哼了一声说道：“你又找到我什么错处？”

青衣少年应声说道：“我若已有与我情投意合、能够双双相伴千里长途的心上人儿，岂不早就誓海盟山、月圆花好？何必还眼巴巴的远上岷山，来到这蔷薇坟前诉愿？”

这几句话，听得那位“蔷薇使者”既觉无法相驳，又觉有趣地失笑问道：“听你这样说法，大概虽已有了心上人儿，但只是你爱人家，而人家却并不爱你！”

青衣少年俊脸微红，摇头说道：“我确实很喜欢她，但却不知她喜欢不喜欢我，所以才跑到这蔷薇坟前，祈求蔷薇愿力。”

“蔷薇使者”此时对这青衣少年的印象，已由强傲难缠逐渐变成颇觉对方天真有趣，遂笑着问道：“你们二人相处多久，她叫什么名字？是哪一派中弟子？”

青衣少年闻言，双颊竟自红上加红，摇头答道：“我们共只见过一面，既不知道她姓甚名谁，也不知道她是哪一派中弟子。”

“蔷薇使者”听得不禁连连苦笑，暗想今夜来这蔷薇坟的一男一女，所需为助之事，委实过份离奇，只怕非把自己这名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蔷薇使者，累得个心力交瘁不可。

但越是离奇，也越发引起这位“蔷薇使者”的兴趣，遂继续向青衣少年问道：“你既不知道她的姓名门派，总该把自己的姓名师承告诉我了！”

青衣少年接口说道：“我叫夏天翔，你最好只帮我的忙，不要多问其他。因为我师傅脾气太怪，不许我随便告诉人，反正我不是当今武当、峨嵋、少林、昆仑、祁连、雪山、点苍、罗浮等八大门派之中任何一派的弟子。”

“蔷薇使者”听了青衣少年夏天翔这种答话以后，只得暗暗摇